

刀郎，不是一个人

——一个苦难族群的流浪史和他们独有的歌唱艺术

歌手刀郎凭借一首《罗刹海市》翻红，但很少有人了解“刀郎”这个名字背后，是一个快被历史遗忘的真实族群——“刀郎人”。

“刀郎”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苦难和反抗者的集合。

谁是刀郎人？

刀郎人，一个被迫流浪的族群。

13世纪，蒙古人兴起于漠北高原，他们征服了亚洲和东欧，建立了蒙古帝国。

天山以南及中亚广大地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，在其死后，各大首领分崩离析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部落，各自为政。

在14—16世纪，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，蒙古各贵族部落不断掠夺贫民为奴，充实劳动力和军队。

刀郎人就是这群奴隶中的反抗者。

在察合台时期，“刀郎”一词是“集中”、“成堆地聚在一起”的意思。

他们不堪欺辱，逃到叶尔羌河下游平原荒无人烟的大漠胡杨林里，开始了逃亡之旅。他们没有固定财产，没有房子，只能以狩猎游牧为生。

17世纪70年代，是刀郎人最黑暗的岁月。

准噶尔部入侵，首领艾合坦木战死，部下死伤众多，100多人被俘后仍不投降，被准噶尔部押到叶尔羌河北岸一高地集体杀害。

幸存的刀郎人不得不继续流浪，并在途中不断吸纳各部落受苦的人。

19世纪末，来到新疆的一些外国探险家这样描述“刀郎人”：“贫困的刀郎人常常是人和牲畜一起住在半地下叫‘撒特马’的芦苇棚子里——在地上挖一个1米多深的洞，周围用芦苇围起来，再用别的芦苇捆盖在半米到两米高的棚子上。”

刀郎人的独特歌唱

刀郎人如今被划到“维吾尔族”，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唱跳形式，他们称之为——刀郎木卡姆。

各种乐器竞相纵情演奏，各位歌手引吭高歌，他们之间各自演奏，互不跟调。

演唱者的每次表演，常依据自己的情绪变化，身体状况的不同，当时嗓音的条件，而唱出各不相同的音调。

每一套刀郎木卡姆的每一段歌词，并不是绝对固定的。前段歌曲和后段歌曲的唱词内容也没有必然联系。

这样的音乐，对于不熟悉刀郎木卡姆，特别是以西欧音乐标准来评判作品的人来说，不认为是“音乐”。

中央音乐学院毛继增反驳说：“刀郎木卡姆是一种总体统一、局部自由，群体精神一致、个体各展才华，个性高度张扬、共性必须统一的珍贵艺术。”

这恰恰是刀郎木卡姆的神韵所在。

他们为什么这么唱？

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悲剧意识。

研究木卡姆40多年的周吉用生态学来解释刀郎木卡姆。

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刀郎人的居住的环境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刀郎人受到的是叶尔羌河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双重夹击。

叶河的洪水将刀郎人一年有半年时间围困着，而一走出绿洲就是塔克拉玛干的沙漠，风沙、烈日、饥渴、死亡步步紧逼。

河的一岸是绿色的生命，另一岸是黄色的死亡。一脚迈出甘泉果园，另一只脚就迈进滔天沙漠。

周吉说，绿洲人天生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，唱是为了涤荡心中的愁苦，跳是为了驱散肢体的劳倦。

短篇的，单支的曲子不够，于是就连缀成了大型套曲，这就是木卡姆，不间断地唱、跳。

再说说叶尔羌河，也是条充满悲剧感的河。它在沙漠中扭动爬行，却越流越小，最终被沙漠完全吞噬。

刀郎人将木卡姆都冠以“巴亚宛”的名字，巴亚宛的意思是“远离人群居住的，没有水草的荒漠”。

刀郎人对村庄的命名，就会理解什么叫蛮荒僻远。

“央塔克”乡，意思是骆驼刺；



生火烤鱼的“刀郎人”。

《申报书》中，用了“野性”这个词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解释说，刀郎木卡姆是音乐家驾驭不了的音乐。它既不是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，也不是西方的十二平均律。

它的节奏变化多端，存在大量的中立音——中立音是“钢琴黑白键缝里的音”，音乐家的耳朵能听得出来，但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能将它唱准。

也正是这一年，伦敦地铁遭遇恐怖袭击，52人遇难。

一年之后的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，举行了来自11个国家以及英国本土的穆斯林音乐艺术节，主题是“和平”。

6位来自新疆的农民被安排连续表演了刀郎木卡姆，他们闭眼歌唱为上万人合唱。

数百年前躲避战乱的“刀郎人”祖先和这个纷乱的世界有了跨越时空的连接。

刀郎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一个族群，一种文化。

据“国家地理中文网”公众号



刀郎木卡姆传承人在沙漠中表演。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颜莉

齐鲁晚报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